

半欢半爱



ROLLING

LOVE

蓝白色
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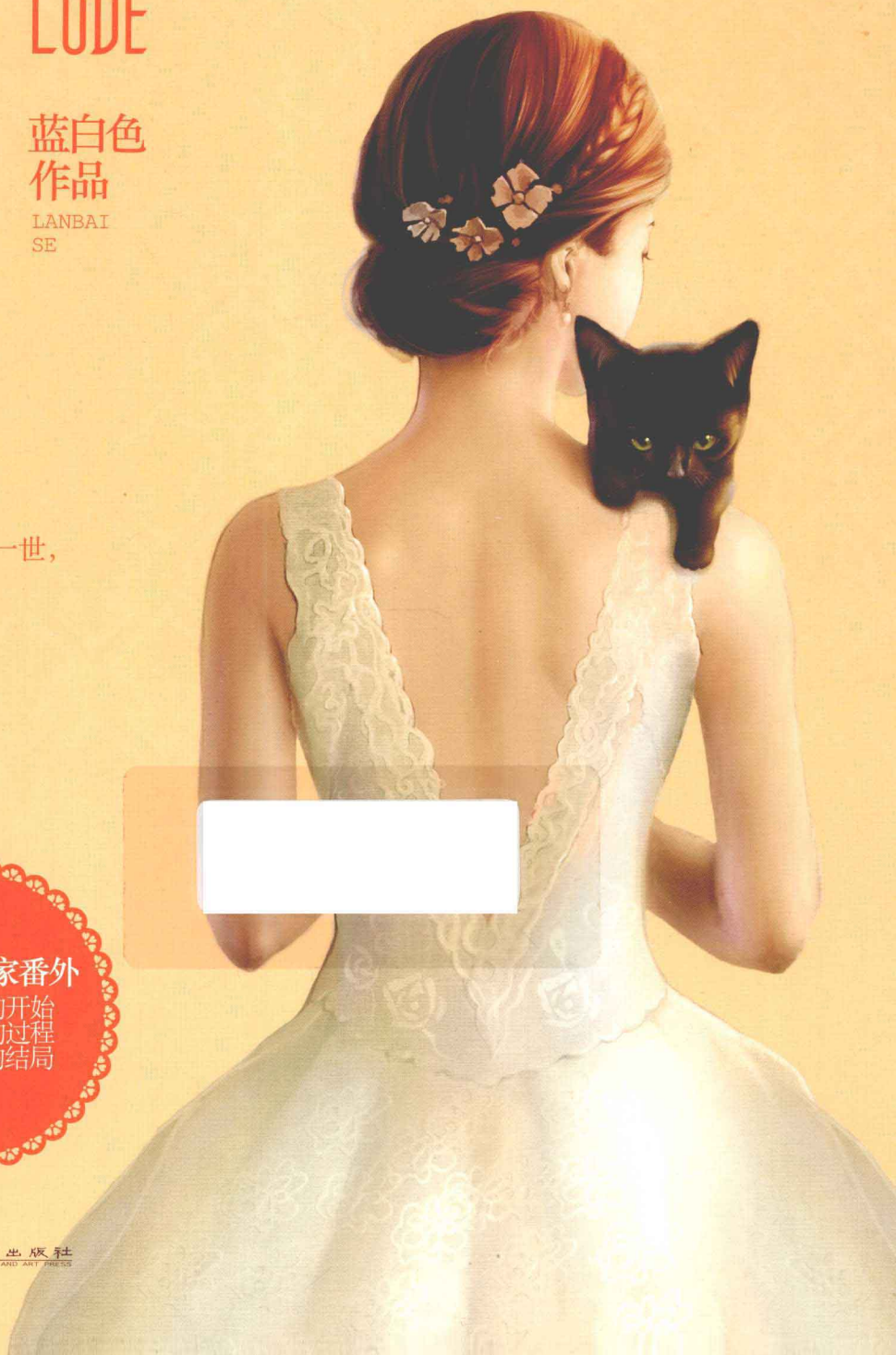
LANBAI
SE

有一种爱，
一旦开始，
就注定纠缠一世，
至死方休

随书赠阅独家番外

最居心叵测的开始
最肝肠寸断的过程
最岁月静好的结局

LOVE



蓝白色
作品

LANBAI
SE

半欢半爱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半欢半爱 / 蓝白色著. — 南昌 :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3.8
ISBN 978-7-5500-0686-7

I. ①半… II. ①蓝… III. ①言情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41049号

出版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址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九楼 邮编: 330008
电话 0791-86895108 (发行热线) 0791-86894790 (编辑热线)
网址 <http://www.bhzwjy.com>
E-mail bhz@bhzwjy.com

书名 半欢半爱
作者 蓝白色
出版人 姚雪雪
出版统筹 柯利明 李国靖
特约监制 何亚娟
责任编辑 张越 程玥
特约策划 何亚娟
特约编辑 燕兮
封面设计 郑力琿
封面绘图 沈伟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建泰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1/16 710mm × 980mm
印张 22.5
字数 449千字
版次 2013年8月第1版
印次 2013年8月第1次印刷
定价 29.80元
ISBN 978-7-5500-0686-7

赣版权登字: 05-2013-197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001	第一章	我说你好，你说打扰
029	第二章	一念之间
058	第三章	有我在
087	第四章	小城大事
115	第五章	许我此生遇见你
128	第六章	何谓真心
143	第七章	相爱有时
165	第八章	他不是你的港湾
184	第九章	没有一种快乐不危险
204	第十章	假的真不了



230	第十一章	算不算一场较量
255	第十二章	不是你，也不是他
276	第十三章	蝴蝶飞不过沧海
292	第十四章	当赤道留住雪花，眼泪融掉细沙
319	第十五章	尾声
327	《半欢半爱》番外之	那天清晨，花开正好
344	《半欢半爱》番外之	因为他是蒋彧南
350	《假爱真做》番外之	如果云落泪了，风会吹干它

第一章

我说你好，你说打扰

日照，艳阳。

晴好的天空下，一架大型客机正平稳行驶，在澄净的浅蓝中划出一道气流的波浪。

外头阳光愈烈，炎凉不得不把遮光板拉下，扶了扶镜边，继续处理桌上的文件。

正值午餐时段，空姐依序为客人配餐。

餐车很快来到炎凉的身旁，空姐俯身欲为她摆放刀叉，当看到堆满了文件的桌子，空姐犯了难。

正在勾画重点数据的炎凉不得不放下笔，抬眸对空姐说：“我只需要一杯咖啡，谢谢。”

空姐微笑颌首，倒上咖啡，递到她的手边。

炎凉正准备接过，就在这时，机舱突然一阵颠簸。

空姐拿杯子的手一个不稳，小半杯咖啡全泼在了文件上。

炎凉赶紧伸手去护，场面陷入短暂的混乱，部分被炎凉紧急拔掉在地的文件终于幸免于难，可她的衣襟上却已是大片脏污。

“对不起！对不起！”空姐慌忙递过手巾。

这时机长广播中也传出通知：“飞机遇短暂气流，请乘客系好安全带。”

炎凉好歹是以最快速度拭干了文件上的咖啡，眼看几张文件飘落到了后边的走道，炎凉顾不上自己身上滴下来的咖啡，解开安全带，起身去捡。

却有一双手，先她一步捡起了文件——

是坐在她斜后座的一名乘客。

炎凉最先看到的是对方从卷至手肘部位的衬衫下露出的精瘦手臂，手戴名表，十指修长。她伸手欲接过文件说谢谢，却在开口前愣住了。

只因她的目光顺着这个男人的臂膀，向上看至这个男人的脸时，她分明看见对方正在迅速地阅览她的文件。

他坐着，炎凉站着，从炎凉的视角，虽看不全此人的面貌，但她确实清楚地捕捉到了对方盯在文件上的那两道锋利异常的目光。

莫名所以的炎凉只得干咳一声，伸手示意他将文件交回，并刻意加重语气提醒：“谢——谢——！”

男人这才抬起头来。

何止是锋利，那简直就是——蛰伏中的鹰。

这是炎凉与他的目光相遇时的唯一感受。

但随即，那锋利的目光就柔了下去，他微微一笑，将文件一并交回。

炎凉很快返身回到自己的座位，放好文件后，鬼使神差地忍不住回头，此时，斜后方的那位乘客正低头用餐，那样子，纯粹就是一个英俊的陌生人而已。

刚才那一幕只是她的错觉？炎凉兀自摇摇头。

三小时后飞机降落，横跨大洋的旅程终于结束。

人群熙攘的机场大厅。

炎凉朝着行李提取处大步走去，黑发红唇，面无表情，黑色高跟鞋踏在大理石地板上发出“嗒嗒”的脆响，气派十足，连身裙上已经干掉的咖啡渍却令人略显狼狈。

炎凉很快就等到了自己的行李，原本打算提了行李就去洗手间换身干净的衣服，却在中途被一位西装革履的斯文男士拦住了。

“有事？”她一赶时间，态度就不好。

男人略带探究的目光这才从她的脸上移开，从随身的包里拿出一副眼镜，问：“这是你的东西吧？”

炎凉一怔。

仔细看那眼镜，真是她的。

“在飞机上捡到的。”

炎凉的眼镜度数并不高，只在办公时间佩戴，午餐时段的那个小插曲之后，她没有再看文件，竟不知眼镜何时丢的。

炎凉作势一笑，正准备道谢接过眼镜，没承想连同眼镜一道被递到她手里的，还有一张

名片。

“不出意外的话，我们很快就会再见面的。”

炎凉只想着尽快离开，对这男人古怪的说辞并没有太在意，她接过名片，只稍稍瞟了一眼，就微微颌首以示道别，匆匆离去，留下搭讪的男人站在原地一路目送。

而她，出了国际厅往感应门那儿去，没走两步看到垃圾桶，正好把名片往里丢。

丢完名片，刚要抬头，耳边传来熟悉的声音：“炎凉！”

炎凉顿住。

循声望去，一眼就看到了在大门口杵着的周程。

他朝她招手，精短头发，干练笑容。

炎凉那始终偏冷的表情终于有了一丝动容，脚步也加快了，一会儿就走到他的面前说：

“我的面子竟然这么大，劳烦周经理您亲自来接机？”

她的揶揄换来周程一抹无奈的笑，他说：“一年不见而已，你的嘴皮子可是越来越锋利了。”

“一年不见而已，你也是越来越帅了。”

艳阳好天气，日光迷人眼，面前这个男人的笑容却是比这阳光还要暖人几分。炎凉张望四周以消除心头乍起的某些邪念，问道：“对了，周叔呢？之前都是他负责接我的。”

“我爸送太太去医院看老爷子了，我今天休假，正好代替我爸来做你的一日司机。”周程说着已接过她的行李，朝停车格走去。

不远处的另一个停车格内，一辆豪车静静停着，车窗玻璃与坐在后座的那个男人的眼睛一样，漆黑如墨。

他正看着窗外，状似慵懒，目光却如鹰，一手虚撑着下巴搁在窗棂上，腕上那块名表的金属外壳都冷不过他的脸。

之前与炎凉搭讪的那个男人从另一边的感应门走出，很快坐进车里，回头对后座的男人说：“蒋先生，东西我已经替您送还了。”

后座的男人默默颌首，见窗外不远处的那对男女上了车，方收回目光，低声吩咐司机：

“开车。”

周程发动车子，问她：“我传给你的那些公司的营运资料，看得怎么样了？”

“在飞机上就一直在看，差不多看完了。”

“现在公司里乱得很，你得尽快熟悉这些才行。对了，你是要先回家还是直接去医院探望老爷子？”

炎凉坐进了副驾驶座，艳阳被隔绝在了门外，她的脸色也转阴了，“我爸现在怎么样

了？”

“上上个礼拜中风了一次，目前一直在留院，情况还算稳定。”

周程加速驶离，似乎这才想起一件重要的事，透过后视镜看了炎凉一眼，才继续道：

“你姐也在医院。”

他意有所指地看着她，这令炎凉十分不好受，默默转头不应声。

“炎凉，别再针对她了好么？全当看在我的面子上。”

炎凉笑笑，眼睛里的笑意却是一点都不剩了，“周程，徐子青在你的眼里是女神，可在我的眼里，她不过就是一个——野种。”

炎凉最终选择了回家，免得去了医院真要闹出什么家庭矛盾。

十几个小时的飞行，她大半时间都用来查看文件，累得慌，如今舒舒服服地洗个澡，躺在沙发上看电视，终于感到一丝惬意。

炎凉拿着遥控器胡乱换台，在某地方台停了停，看完了浮生若梦的新品广告，之后才换到本地新闻台。

主播张弛有度的声音随即响起：“曾经开发出浮生若梦等高端护肤品牌的徐氏，近年来已是风光不再，如今更随着董事长徐晋夫的中风入院，而迎来一个艰难关口。据知情人士透露，徐晋夫已经在透过猎头公司接洽合适的管理人才，有意改由职业经理人管理公司，借此打破徐氏一贯的家族经营模式……”

炎凉正眉头深锁地盯着电视，突然耳边传来了开门声，炎凉立即换到娱乐台。

姿态懒散地躺在沙发上，抬眸看了一眼正开门进来的女人，说：“妈。”

炎母看炎凉这副样子，当即脸一沉。

“连周程都知道去医院探望你爸，你倒好，一回国就躲回家看这些……”炎母瞥一眼这唧唧喳喳的电视节目，“……乱七八糟的东西。”

炎凉索性关了电视，起身趿上拖鞋，给炎母倒了杯水解气，说：“你不是最讨厌看到徐子青的妈妈？我听周程说徐子青跟她妈都在医院，我还以为有她们在，你肯定不会迈进医院的大门半步。”

“还不是为了你？你也知道你爸宠子青，我送你出国读MBA，也就是为了你以后能继承公司，现在倒好，你爸这一中风，公司乱了套，子青直接进了决策层。我叫你立刻回国，就是因为现在这个情况，很有可能就是谁尽的孝道多，你爸就准备提谁，你呢？就算做做样子，也得去医院看看你爸不是？万一到时候公司落到子青和她妈的手里，有你后悔的。”

“是是是！您说得对！您用心良苦了！”炎凉讨饶，好生推着炎母走出自己的卧室，“梁姨炖了汤，女儿我陪您下楼喝汤可否？”

“别跟我要嘴皮子，如果你真想让我省心，就赶紧上手公司的事，免得到时候我被人笑话，说我当年没斗过那野女人，今天又让那私生女骑在我女儿头上作威作福。要真是那样，我面子要往哪儿搁？”

“您说什么我都照办，总行了吧？”

炎凉这么说，才终于熄了母亲的满嘴不甘。

最后炎凉汤也没喝成，直接被差使了送汤去医院。

特级病房，走廊装潢得倒像是五星级酒店，炎凉刚出电梯，就看到倚着栏杆的周程。她悄然上前拍拍他的肩。

周程扭头见是她，好一番诧异地问：“不是说今天不来医院了吗？”

炎凉只能无奈地耸肩说：“你待在走廊干吗？怎么不进病房？”

“老爷子正在里头会见猎头公司有意挖角来的职业经理人，让我们回避一下。”

“谁？”

周程讳莫如深地说：“厉害角色。”

炎凉想起在家中看到的新闻：职业经理人、改变家族经营模式……种种不利新闻使她暗自揣测了好一会儿，之后才面上不动声色地引到另一个话题：“徐子青人呢？”

“送她妈下去坐车，待会儿就回来。”

见炎凉走神，他不得不老调重提：“炎凉，别针对她，嗯？”

炎凉回过神来，语气是轻蔑的：“为什么你们所有人都都觉得是我在针对她，而不是她在针对我？”

也不等他再说一个字，炎凉调头就走。

任周程在后面叫她的名字，也片刻不停留。

冤家路窄，炎凉没想到自己竟能在电梯口碰到返回的徐子青。

电梯门开启，门里门外的两人一打照面，俱是一愣。

徐子青先反应过来，出了电梯，当即上下打量炎凉，问：“怎么？舍得回来了？”

炎凉眉一皱，回道：“你好像没有资格用这种语气跟我说话。”

“我是在替爸问你。去年过年你都不回家，现在家里一乱，你就马不停蹄地赶回来，很难让人不联想到你这是要趁乱分一杯羹。”

炎凉绕过她就走，被拦下，问道：“怎么就走了？”

“你如果不想让我像上次那样扇你，现在就给我闪开。”

徐子青笑笑，说：“你不说我还忘了，我倒是真要感谢你的那一巴掌，不是这样，我怎么能向爸哭来这么多股份？”

炎凉已经克制不住地咬紧了牙齿。

“你是不知道，你妈那时候有多生气。她当年肯让我妈进门，就是因为达成了协议：我不能跟你争股份。可你呢，一巴掌就毁了你妈这么多年的心血，我要是她，非被你气死不可。”

炎凉气极反笑。

与徐子青清雅的面容不同的是，她那颇为冶艳的五官，这样笑起来，显得近乎飞扬跋扈了，“你难道不知道，男人对二奶的孩子会有一种天生的补偿心理？他亏欠你们那么多，至今连名分也给不起你妈，你小时候年年跟着你妈回家探亲，哪一次不是被人指指点点？出点钱补偿一下，我绝对赞成。又比如周程，你凭什么以为他对你好，不是在可怜你？”

徐子青眼睛里的那簇怒火，令炎凉十分受用。

可下一秒炎凉就笑不出了——

“说到周程，我倒是有件事要告诉你，”徐子青刻意一顿，“他向我求婚了。”

一刹那，炎凉感到手脚一片冰凉。

徐子青的眼睛里，有太多的得意，“不过你放心，我不会答应他的，当然也不会放走他。这个男人这么伤我妹妹的心，我把他绑在身边一辈子，对你也有好处不是？”

炎凉终是没忍住，手掌霍地扬了起来。

周程是她的死穴……

可这巴掌，最终没能落在徐子青无辜的脸上。炎凉的手腕被人架住了。

她惊讶地看向拦住自己的这只手。

手臂精瘦，戴着一款她似曾相识的手表。

炎凉猛地抬头，对上—双眼睛。

是当时她在飞机上碰到过的那人。

他有一双令人过目难忘的眼睛。

炎凉试了几次都没能抽回手，这个男人看似姿态慵懒，实则力气极大，炎凉无论如何也撼动不了，最终只能怒目相视地说：“放手。”

他却只是微微一笑道：“撒起泼来，可就不漂亮了。”

“不关你的事。”

“你破坏了我之前对你的美好印象，怎么不关我的事？”

这男人说得十分真挚，倒是与他周身散发出的疏离气场不大相配了。炎凉一时语塞，依稀能听见有别的脚步声在靠近，她还是顾及面子的，反抗的力气不由得收了，这个男人有所察觉，这才慢条斯理地松了手。

脚步声越来越近，炎凉抬眼见来人是周程，不由得垂下眼，牙齿也咬得越发紧了。

周程一走进电梯间，就看到正僵持着的这三人，脚下微微一顿，似有短暂的权衡，之后才走到他们面前说：“蒋先生，我送你下楼。”

男人闻言看向周程。

这似乎才是这个陌生男人该有的样子，淡然的，冷漠的，以至于让人感到一丝轻蔑的语气，“不用，谢谢。”

话音落下，电梯也正好到了，他抬步走进，却在中途驻足回头。

他看向炎凉的目光，令人莫名地心生忌惮。

“泼辣的小姐，再会。”

炎凉控制不住地剐了他一眼。

此刻的徐子青看向炎凉，笑得这般体贴入微，“炎凉，你不是要走么？把汤给我吧，我带进去给爸。”

炎凉冷冷地看了她一眼，扭头朝病房走去。

徐子青留在原地，无奈地朝周程耸耸肩。

周程也拿炎凉的古怪个性没法子，只能拍拍徐子青的肩以示安慰，却不知徐子青全程都在用余光瞥着电梯的方向，直到电梯门合上了，才带着异样的神采问周程：“他是谁？”

“蒋彧南。”

徐子青当即愣了。

即将拐出电梯间的炎凉听到身后传来的声音，迅疾的脚步也猛地停了。

蒋彧南……

他竟然就是蒋彧南。

炎凉对这个名字一点也不陌生。

之前蒋彧南任职化妆品品牌CGCM的执行总裁，三年内业绩提升一倍，开创的专门针对亚洲肤质的副线品牌更是为公司成功打开了亚洲市场。

老爷子有意挖角他来出任CEO？

炎母很快收到了消息，当晚在家里吃饭时，就十分焦急地询问炎凉此事的详情。

炎凉埋头吃饭，不愿抬头，只含糊地说：“我只知道他今天特意去医院探望了老爷子，其他的一概不知。”

炎母饭都吃不下了，“要真是这样，那你怎么斗得过他？”

“对公司的未来来说，这是一个明智的决定。我觉得挺好。”

炎凉此番态度使得炎母当即把筷子往桌上用力一搁，“啪”的一声，格外响亮。

“你这是什么态度？你爸架空你的既得利益，你怎么一点都不急？”

炎凉低着头努努嘴，明里不敢反驳。

炎母见自己苦口婆心说了这么多，女儿却一点都不上心的样子，只得端端督促：“总之，下周一的董事会，我会让你陈叔带着你去，你一定要反对这个决议，听到没有？”

炎凉的脑中无端浮现出一双鹰般锋利的眼睛，她努力挥去这幅画面，放下筷子起身道：“我吃饱了。”

炎凉于是带着这种复杂的心情参加了几日后的董事会。

为了老爷子的这一决定，包括几位董事在内的大小股东们吵得不可开交，蒋彧南的出现若打破了公司内部原有的亲族体系，影响的将是董事们的直接利益。

也有人还在持观望态度：“蒋彧南还没有答应徐总的邀请，一切都还言之过早。”

陈叔一直是坚决反对的一方。而这次的董事会，实则是持反对态度的董事们私下聚，讨论如何阻止此事成真。

陈叔正好把意见引到炎凉的身上，问：“炎凉，你觉得呢？”

公司的老臣子们都是看着炎凉长大的，一直都当她是继承公司的最正统人选，一时间目光齐刷刷地看向炎凉。

炎凉夹在自己的意愿和母亲的旨意之间，进退两难地支吾道：“我……”

话音未落，会议室的大门突然大开。

开门声令一室的人全狐疑地扭头看去。

只见徐子青推着轮椅走了进来，轮椅上坐着气色还算不错的徐晋夫。

炎凉也很诧异，站了起来道：“爸。”

徐子青将轮椅推到主席座的位置，徐晋夫环顾四周，慢慢开腔：“见到我出现，各位是不是很惊讶？”

徐晋夫现今有些口齿不清，但意识看似十分清醒。

董事们当下表情各异，各怀鬼胎，但没有一个人敢做声。

徐晋夫的目光在会议桌边巡查了一轮，最终失望至极地定格在炎凉的身上，“我还没死呢，你就能瞒着我把董事们都叫来了。那等到哪一天我真的死了，岂不是我的公司都要被你们瓜分殆尽？”

徐晋夫即使经历一场大病，依旧十分震得住场，听得众人脸色均是一阵发白。听徐晋夫说：“会议结束了，你们都可以走了。”在座的几位董事经过几番面面相觑，都拿着东西起身离开。

炎凉刚起身，还未离座，又听父亲补充道：“炎凉，你留下。”

终于会议室内只剩下炎凉与徐晋夫，以及徐子青。

“你太让我失望了。”

炎凉瞥了一眼站在父亲身后的徐子青，再看父亲对自己一脸鄙夷，既无奈又生气地说：“我根本就没打算参与……”

徐子青却在这时打断炎凉：“你就少说一句吧，别再惹爸生气了。”

这么说完之后，仍不给炎凉开口的机会，转眼就给徐晋夫倒了杯水放在桌上，似要平息他的愠怒：“爸，你别生气，炎凉还小，估计被伯伯们撺掇了几句，怕自身的利益受损才……”

很显然，徐子青的话适得其反，徐晋夫手臂一挥，愣是打翻了水杯。

滚烫的水，炎凉当即被泼了一身。

炎凉头一回如此钦佩自己这位同父异母的姐姐，竟然提前准备了这杯滚烫的水给她。

“年轻不是借口！你为什么不能学学你姐！”

炎凉低头看看自己，白色的衣裤已被水浸润得半透。她自己都诧异，竟还笑得出来，“你从来都是不听我的解释就给我治罪，我已经习惯了。”

说完调头就走。

她走出会议室，能感觉到周围的人都在窥伺，窥伺她的狼狈。

炎凉抚着额，快速朝电梯走去，水浸透了衣襟，滚烫。心口却是越来越凉，凉得她透不过气来。

“你太让我失望了……”

耳边回响起徐晋夫的这句话，炎凉霍地抬头。

她这一抬头，驻足在她的周围看热闹的人们被撞破，纷纷闪避开目光。

此刻的她，手臂通红，衣裤湿透，内衣清晰可见……炎凉突然被一股强大的无助感笼罩，不知如何是好。

炎凉就这样被钉在原地。

周围的热闹衬得她越发渺小。

是啊，她该去哪儿。

突然，肩头一重。

有什么东西披在了她的肩上。

炎凉猛地醒过神来，低头一看，自己的身上竟被披上了一件西装。

她还未来得及抬头，一只手搭在了她另一边肩头，牢牢地揽着她，穿过众人的目光，走进电梯。

平缓下行的电梯里只有他们两个人。

炎凉偏头看，光可鉴人的电梯壁映衬着身旁这个男人坚毅的侧脸。

“蒋彧南？”

闻言，男人偏头回视。

他的笑很淡，但是直直地映在了炎凉的眼里。

他是那样云淡风轻，又是那样志在必得地看着她说：“原来你已经知道我是谁了。出于礼貌，你是不是也该告诉我你的名字？”

炎凉看着这个今天解救了她的人，也是引起这些祸端的人，“我叫……”

这个男人严肃的审视令炎凉十分不自在，顿了顿才说：“……炎凉。”

他似笑非笑地一扬眉梢，“原来是徐家脾气火爆的二小姐。”

炎凉动动嘴角，似冷哼又似苦笑，示意他低头看看，“我现在这副样子，分明就是一个被人欺负到头上来了的孬种，哪点像是脾气火爆？”

蒋彧南却十分笃定地说：“可我一点也看不出你在伤心。”

炎凉的眼波一转，似乎想到了什么，只朝他淡淡一笑道：“还没到伤心的时候。”

电梯很快抵达了地下停车场，电梯门开启，炎凉脱下西装还给他，“你来我们公司应该是有正事要谈吧，就不麻烦你了。”

说完就要走出电梯。

一只手却自后扣住了她的肩头。

炎凉回头，见他下巴点了点她手臂上的红痕，道：“你有必要去趟医院。”

炎凉笑了下说：“我现在还分不清你是敌是友，想必你也是。所以，目前为止，你还不必费心思来拉拢我。”

听她这么一说，蒋彧南忽地双眉一皱，但很快眉心就舒展开来，恢复一贯的浅淡笑容，说：“男人对漂亮女人献殷勤是一种本能，炎小姐，别对自己这么没自信。”

能把一句揶揄说得这么委婉，炎凉倒是挺佩服他这点，可她来不及回敬他些什么，电梯门已经应声合上，表情懒懒、目光锐利的男人消失在门后。

炎凉看看手表，即将十点。

她的车就停在不远处，炎凉找到自己的车，倚着车身蹲下。她正思考着接下来该怎么做，很不巧她的电话响了。

看号码，是徐子青来电。炎凉正要挂断，却中途改了主意，按下接听键。

“炎凉，你现在在哪儿？”

徐子青的语气中带着满满的关切，兴许正当着徐晋夫的面打这通慰问电话，炎凉沉默地听她继续演：“我让司机送你回家，剩下的事我来处理，你就别生爸的气了，好吗？”

“徐子青。”炎凉冷冷地打断她。

电话两端都沉默了片刻，炎凉这才笑一笑，说：“不是只有你会装可怜的。”

说完不等徐子青反应，她已挂断电话。下一秒，不远处响起周程那满带诧异的声音：

“炎凉？！”

炎凉扭头一看，周程就站在自己的车前。

“你蹲这儿干吗？”周程满脸不解。

炎凉摇着头低声说：“没事……”

见她蹲在那儿迟迟不动，周程上前拉起她，立即看清她衣服上的水渍和手臂上的红肿，忙问：“怎么回事？”

炎凉这才眼泛泪光硬笑起来，回道：“真的没事。”

周程像是真的气着了，侧脸绷得很紧，不由分说地拉起她调头就朝他的车走去，“我送你去医院。”

“你不是十点上班吗？”

“你都这样了，我还有什么心情上班？”

炎凉这才依从着，跟着他上了车。

周程启动车子，一手握方向盘，另一手抽了纸巾给她，“你真的吓到我了。”

“怎么？”

“我起码十几年没见你哭过鼻子了。说吧，到底怎么了？”

这一天炎凉没回大宅，打算在自己的小公寓里住上一晚。却迎来了不速之客。

透过门上的猫眼看到站在外头的徐子青，炎凉思索片刻，还是开了门。

徐子青看看她手臂上贴着的烫伤药膏，再看看她手里拿着的红酒杯，说：“挺有情调啊，躲这儿自斟自饮来了。”

炎凉懒得理她。

“不请我进去坐坐？”

炎凉呷了一口酒，堵着门口不退后半步，勾一勾嘴角，笑得不甚明显：“我刚请阿姨打扫了房子，不想让脏东西进门，有事在门外说。”

徐子青的脸一白，但是很快恢复，“行，那我就直说了，反正我也不是来找你叙旧的。”

炎凉倒是很少看到她这般为难的样子，心情愉快地看她深呼吸一口气，继而纠结道：

“你到底跟周程说了什么？他竟然跑去爸那儿替你求情，要知道爸原本都打算让你去底下分公司先改改脾气再调回来的。”

炎凉这回倒是真的笑开了：“怎么？徐女神担心自己的地位不保了？”

徐子青咬牙，又松开牙齿，面上的表情调整好了，才继续说：“我知道来这儿免不了被你羞辱一番的，你以为我会在乎你对我的这点言语伤害？”

炎凉静心欣赏了一番她隐忍不发样子，才慢悠悠地接话：“我只是突然发现男人都很吃你这一套，当然要向你学习学习才行。”

“你这话什么……”

炎凉没工夫再跟她闲扯，断了她的话，自行说道：“慢走。不送。”下一秒已“砰”地关上门。她慢悠悠地踱回房间，继续一边喝酒一边看文件。

周程给她的资料横跨今年和去年总共五个季度，徐氏的经营不善已经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公司成立之初，为公司招揽了无数客源的传统系列“雅颜”几乎已被弃置，这两年开发的新品，市场反响又平平，再这样乱投钱盲目开发新品，只会让情况更糟糕。

资料很多，小型吧台都被堆满了，她今天惹怒了父亲，估计这几天都不能去公司，正好躲在这小天地里查资料，白天再去市里的各大专柜看看情况。

熬夜到三点才睡下的炎凉并没有想到，第二天一早，父亲的秘书就打电话吵醒了她：“二小姐，你父亲让你今天来公司上班。”

炎凉揉着惺忪睡眼，一时还以为自己听错，不得不重复一遍：“刘秘书，你是说……今天？”

“对，你父亲已给你安排正式职位。九点准时上班。”

炎凉带着问号，摸索着爬起床，看了一眼床边的闹钟——八点半！

这回她是彻底清醒了，赤脚奔去洗漱。

可再怎么赶，她还是迟到了。

十点过五分，炎凉才到公司，到顶楼时，刘秘书已经等了她很久，“快进去吧。”

炎凉整理整理衣领，顺着刘秘书所指的方向，向CEO办公室快步走去。

可还没进门，她就愣了——

刘秘书跟在她的身后，见她突然停在门口，不得不催促：“怎么不进去？已经等你很久了。”

炎凉的眼睛黏在门上的那块写着名字的名牌上，问：“这牌子什么时候换的？”

“新任CEO昨天答应你父亲的邀请，我们当即请人重新布置了这里。”

炎凉似乎明白了什么，可是又似乎更糊涂了：“那……”

刘秘书已经等不及，替她推开了门。

炎凉当即从门缝里看到背门而立的一个侧影。

那个侧影听见了动静，分明就要回过头来。炎凉有些不可置信地问：“那找我来做什么？”